

Religious Studies

宗教学

学科的构成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美] 瓦尔特·H. 凯普斯 (Walter H. Capps) / 著
常宏 王兴戎 川张亮 高欢欢 潘宁 / 译
常宏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宗教学

学科的构成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美〕瓦尔特·H·凯普斯（Walter H. Capps）/ 著

常 宏 王 兴 戎 川 张 亮 高欢欢 潘 宁 / 译

常 宏 / 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宗教学：学科的构成 / (美) 瓦尔特·凯普斯
(Walter H. Capps) 著；常宏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 - 7 - 5201 - 1765 - 4

I. ①宗… II. ①瓦… ②常… III. ①宗教学 - 研究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8460 号

宗教学

——学科的构成

著 者 / [美] 瓦尔特·凯普斯
译 者 / 常 宏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桂 芳
责任编辑 / 桂 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4.25 字 数：44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1765 - 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9168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翻译出版受到以下项目资金的资助：

“教育部、北京市、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资金

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当代重大民族宗教问题”项目资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重大项目：宗教与民族关系研究项目资金（MUC2011ZDKT11）

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青年学术团队引领计划项目”：宗教学方法论（2017YL30）

RELIGIOUS STUDIES: The Making of a Discipline by Walter H. Capps

Copyright © 1995 Augsburg Fort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 Augsburg Fortress 1995 年版译出

原著作者序言

2010年12月，常宏博士联系我，表示希望将我已故先生瓦尔特·凯普斯（Walter H. Capps）的著作《宗教学——学科的形成》译成中文，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现在译稿已经准备付印，他邀请我为此作序，我欣然应允。

首先，我代表瓦尔特的家人祝贺常宏博士完成此书中文版的翻译工作，同时也祝贺所有为此书顺利完成翻译和付梓印刷而做出努力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瓦尔特得知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机会被译成中文，获得新的读者，他将会非常的激动。

瓦尔特深知宗教学的重要性。他倾其一生，努力描述“宗教学”是怎样成为一个值得记录和阐述的学科和学术研究领域。

在1996年，他应邀访问北京大学，我也有幸陪同前往。在北京大学，他非常高兴遇到了一些教授和学生，他们对把宗教研究作为学术领域这个新话题也很感兴趣。他与这些教授和学生探讨宗教功能、宗教学语言，当然还包括了宗教间比较的话题。虽然那时瓦尔特也非常期待一个更为开放多元的讨论、更为全面的理解，但是，当时的探讨基本还是基于西方人的视角。而现在，他的心愿就要达成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

我知道，现在瓦尔特一定从某个我们这些常人无法理解的视角上，同意我对常宏博士和对读者的道贺。因为，瓦尔特将是第一个宣告一个学科形成的人，尽管这只是宗教学源源不断的开拓和发展的发端。

洛伊丝·凯普斯（Lois Capps）

2012年12月

加利福尼亚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前 言

将宗教的学术研究 (academic study of religion) 的发展和阐述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叙述来对待和追溯, 这是激励和塑造宗教学术研究的主张之一, 亦是本书的指导原则。这种主张就基于认识到宗教与人类生活在时空上是同源的, 而对宗教的理解只是近些年来才开始的。就批判层面而言, 那些所谓的对宗教的理解, 只不过是启蒙时代或随后的时间中形成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和研究方法而已。这就是说, 对宗教的客观理解在研究者探求如何能够从理智上理解宗教之前是极少存在的。理智的方法包括为此目的而设计的描述、分析和解释方法, 并且, 这些方法已经在宗教的学术研究过程中被检验、修正和改良过。

因此, 本书是直接从分析和阐述产生这些可被理智所理解之事物的具体论证着手, 然后, 将这些论证再细分并扩展成几个一直以来在使用着的模式。之所以促成这些模式, 原因就在于: 通过这些模式能很好地探索宗教本质和功能, 并且, 在方法论上, 这些模式是与任何一个根本问题具有同等效力的。那些自认为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者 (而且是持续地) 提出这些问题, 并且, 正是在这些质疑中, 它们被不断地涉及和阐释。 pxi

这就确定了宗教学术研究中的多样性部分地源于人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神学家和其他那些自认为在自己的研究中具有真正合法地位的人, 加之, 这些人也各自以多样而富有特色的方法开展他们的研究。原初的独自论证是如此丰腴和富有弹性, 并且, 它竭力抵制被消解为某几个由它本身所促发的潜在理智理解模式, 这就更确保了这种多样性。这就说, 宗教学 (religious studies) 内那些富有意义的多样性, 虽然是由于这个探究中包含着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学者所产生的结果, 但是, 这个学科本身吸收多种有利的观点也产生了更有意义的多样性, 在它们之间所产生的理智进步是能够作为一种持续叙述而被追溯的。

本书思路是作者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课时所孕育

出来的，但是，本书中的不足观点和弱点应由作者自己负责。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同事在本书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所给予的睿智建议。

本书献给最初促发它的人。那是在很多年前，在去往瑞典的旅途中，我很幸运地遇到了乔·维登格伦（Geo Widengren）教授，从他研究宗教的视角中，我受益颇多。在随后的交流中，令我高兴的是他能够在我系任教一学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构思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是乔·维登格伦教授督促我写的。因此，本书献给我永远深爱的、尊敬的、感谢的维登格伦教授。

当乔·维登格伦教授在圣巴巴拉教书的时候，维斯特（J. Michael West）当时还是这里的学生，或许他知晓我当时的承诺。我要特别感谢维斯特，他现在是城堡出版社（Fortress Press）的高级编审。还要特别感谢洛特等人（David Lott, Sheryl Strasuss, Thu Pham）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专业帮助，以及克兰德尔（Michael Crandell）全心全意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洛伊丝·凯普斯，她自始至终的帮助，还要感谢我的外孙（David August Brostrom），是他让我能够尽

pxii 性欢歌。

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亚

导 言 / 1

第一章 宗教的本质 / 10

笛卡尔的秉性，康德的方法 / 10

康德派的范式 / 15

施莱尔马赫的审美模式转向 / 20

阿尔布莱希特·利奇尔：康德立场的复兴与更新 / 26

鲁道夫·奥托：作为“神圣”的必要条件 / 27

安德斯·尼格仁与一种先天宗教的追求 / 32

奥托影响的一个例子：欧文·R. 古德纳福 / 34

从奥托到巴特和蒂利希 / 37

作为前反思的必要条件 / 42

必要条件的反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 44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者的分析和革命计划 / 47

弗洛伊德和布洛赫：作为幻想的宗教 / 48

威廉·詹姆斯：宗教经验种种 / 51

约翰·杜威：从多样性到一种共同的信仰 / 53

小 结 / 56

第二章 宗教的起源 / 60

背景：从笛卡尔、康德到一种动态观 / 62

发展的替代 / 63

圣西门与孔德 / 67

列维-布留尔与原始思维 / 70

缪勒：宗教学的创立 / 73

弗雷泽：巫术、宗教与科学 / 76

斯宾塞：宗教与进化 / 79

泰勒：文化学的出现 / 84

安德鲁·朗与马雷特：进化论主题的变数 / 88

施密特：反进化论的一神论 / 92

贝塔佐尼：原始人的宗教信仰 / 94

反进化论观点的发展 / 98

起源—发展论的修正：拉德克里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 / 101

概要批判：普里查德 / 103

进化论模式的复兴：贝拉的建议 / 105

结 语 / 106

第三章 宗教的描述 / 109

关注与描述的多样性 / 110

宗教现象学：两种主要潮流 / 112

胡塞尔的哲学现象学 / 113

莫里斯·梅洛—庞蒂：对胡塞尔的批判和修正 / 117

宗教现象学：宗教史中的起源 / 121

尚德培·索赛：现象学的继续 / 124

莫里斯·贾斯特罗：现象学和宗教的学术研究 / 126

克里斯滕森：作为描述性概览的宗教现象学 / 128

列乌：充满更多期待的宗教现象学 / 132

布雷克 (C. J. Bleeker)：宗教现象学的解码和分析 / 136

宗教史成为宗教现象学：乔·维登格伦 / 140

米尔恰·伊利亚德：作为一体化世界观的现象学 / 143

雅克·瓦登堡：宗教现象学的现象学 / 148

夏普：一种宗教学的现象学 / 149

结构学派和后结构学派的发展 / 151

现象学研究方法扩展的概观 / 157

第四章 宗教的功能 / 161

涂尔干：宗教是显著的社会事物 / 162

马克斯·韦伯：有机协调的“理解”进路 / 165

特洛尔奇：韦伯的启发 / 171

滕尼斯：批判性区分的作者 / 173

吉登斯：美国社会学的创立者 / 173

曼海姆：探索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 174

瓦赫：同文化研究中的理解感受性 / 175
帕森斯：连接并更新韦伯与涂尔干 / 179
格尔茨：宗教是一种文化体系 / 181
托马斯·卢克曼与彼得·博格：宗教与社会间的内聚性 / 184
贝拉：作为公民宗教的社会建构 / 187
托马斯·F. 奥戴：危机中的宗教 / 188
斯皮罗：从本质论者到功能理论 / 190
英格：整体的综合性 / 192
道格拉斯：将涂尔干引入当代对话 / 194
特纳：仪式进程与社会变迁 / 197
爱里克森：宗教与生命循环 / 199
“理解” vs. 调查研究 / 200
量化研究的新方向 / 203
世俗化理论面临的持续挑战 / 205
量化研究与宗教学 / 207

第五章 宗教的语言 / 209

恩斯特·卡西尔与马堡学派 / 210
放大的新基调：苏珊·朗格 / 215
符号与思想：保罗·利科 / 218
从施赖尔马赫到狄尔泰再到伽达默尔 / 222
范·德·列乌：一种现象学的进路 / 226
阿比·沃伯格：宗教作为文化分析的一个组成部分 / 229
欧文·帕诺夫斯基：建筑学与反省 / 231
荣格主义的看法：荣格、坎贝尔与诺伊曼 / 234
关于结构的讨论：法兰西学派 / 238
马克·泰勒：系统、结构、差异、他者 / 244
推论语言分析的起源 / 246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 / 246
乔治·爱德华·摩尔和伯特兰·罗素：反抗唯心主义 / 247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语言的界限与功能 / 248
艾尔弗雷德·朱尔斯·艾耶尔：命题真理范围之外的宗教陈述 / 252
语言分析与宗教：宗教家们的回应 / 253
中村元：作为跨文化比较方法的语言分析 / 262

戴维·泽弗奈亚·菲利普斯：作为恢复进化论意图的途径的信仰主义 / 263
宗教的语言：总结陈述 / 264

第六章 宗教之比较 / 266

自然宗教对垒启示宗教，当启示是一种给定时 / 267
纳森·塞德布洛姆：扩大的启示 / 272
卡尔·拉纳：自然宗教的完善，而非毁灭 / 274
珍·达涅卢：历史的应用 / 278
雷蒙·潘尼卡：宗教传统在跨文化理解中的协作贡献 / 279
雷蒙德·查尔斯·扎纳：泰雅尔派学说之演化 / 282
保罗·蒂利希：系统神学和宗教史 / 286
罗伯特·D. 贝尔德：由蒂利希理念演变而来的思潮 / 290
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东方人眼中的西方 / 293
埃沃特·H. 卡曾斯：全球宗教的统一和轴心时期的进步 / 294
约翰·邓恩：在世界宗教环境下的信仰寻求理解 / 295
雅克布·尼德曼：新融合中的东西方宗教 / 297
弗里斯约夫·舒昂：宗教与性情之统一 / 300
休斯顿·史密斯：宗教中的原初传统 / 301
尼尼安·斯马特：宗教是多维有机体 / 303
威尔弗雷德·坎特威尔·史密斯：积淀的传统和个体信仰 / 307
费兰克·威林：全球处境下的基督教神学 / 312
约翰·希克：诸多宗教对宗教体验之完善的贡献 / 313
罗伯特·卡明斯·内维尔：系统比较神学 / 317
批判的反驳 / 318
马克·尤尔根斯迈耶：比较宗教学的应用 / 322
结 论 / 323

第七章 宗教学的未来 / 326

通往宗教的方法：后续的发展 / 327
宗教学：仍在形成中 / 331
超越已有的范式继续前行 / 334

译者后记 / 342

征引书目 / 345

索 引 / 357

导 言

构建一个理智学科的内容和轮廓就是精选出对一个主题所提出的那些基本问题进行回应的方式，本书主要目的就是追溯这些方式，这个主题在本书中就是宗教，这个理智学科就是我们常称的宗教学（religious studies）。

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探索理智所关心的两个领域：第一，我们将分析一些基本宗教问题；第二，我们将构建宗教学的根本理智方法。

分成这样两个任务，并不是因为理智学科通常是由它所经常被提及的那些问题而构成的这个事实。的确，理智学科的基本结构及其分析和解释能力导致了这些问题总是不断地被提起。在理智学科中，在以严格方法对学科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记忆得到了锻炼，同样，在这个探寻及其所激发和诱使的回应过程中，理智也得到了练习，并且，还验证了一些棘手的难题。将宗教学称为一门理智学科就是要认识到：它是使用探究中已存的规则和方法来处理这些问题并做出回应。一门学科是理智的，从事者就应使用探究的方法对研究对象或理性关注点进行研究，并且，不断地扩展信息以及研究中所获得的知识存储。我们相信，在这个领域中的学者、教师、研究者和学生，都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如何着手处理这些研究对象和关注点，以及去哪里查找信息和那些可利用的丰富知识。对这种理智上的探究成果的记述和传播，将有助于形成这个学科的传统。这些传统会起到持续地引导理智活动的效果。在这个学科中，以如此方式进行的工作使得这些传统保持着活力和生机。

xiii

简单来说，宗教学，就是在指导和执行对宗教主题的探究过程中而进行的训练和练习（训练 Training 和练习 Practice 都可以成为这个学科的本质属性）。宗教学（就像其他具有合法性的学科领域一样）利用既定模式和探究技术来使宗教主题成为理智上可理解的（intelligible）。

我们选择，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不断提及的基本宗教问题，并且，举例说明及检验某些神学家是如何处理这些基本问题的，并将其作为本书所描述和阐明的宗教学任务和成果。我们的决定是探寻这些问题、由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探

究模式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通过这些模式而被提出和修正的，而不是通过既定的定义来练习如何处理这一主题。我们这么做有如下几点理由：第一，实事求是地说，那些关于这个主题所经常被问起的基本问题相对比较少，然而，对这个主题的界定却可能是汗牛充栋。第二，在探究开始之前就给出一个限定或许是明智之举。第三，宗教作为一个主题，拥有很多所指，可以在不同论述框架下被使用，因此，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定义。直到你知道这个词在什么样的文本中、参照框架下，或这个词所明示出其所属的论辩领域之前，你是不能明白这个词的意义的。换句话说，这个学科的工作就是确立一个参照框架，因此，就可以理解：在使这个主题成为可理解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参照框架、探究模式和主题之间是如何进行协同合作的。

xiv 使一个主题成为可理解的多种方式，以及这个可理解的事物所基于的理性框架所固有的复杂性，都促使我们用更多的推理来分类和细查那些宗教学领域中的各种做法。例如，当你进入一个发展非常完善的学术研究领域时，你会被告知这个领域的著名议题和问题，还有这个领域的学术传统、思想流派以及理智运动，当然还会有无数的理论家（其中有些理论家是非常富有开创性的）。例如，从事哲学领域的研究，定会学习如何进行哲学反思以及如何使这个反思成为你自己的。但是，这也将会循路进入哲学家们的反思，这个领域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勒内·笛卡尔、伊曼努尔·康德、乔治·W. F. 黑格尔、伯特兰·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阿尔弗莱德·艾耶尔、米切尔·福柯以及理查德·罗蒂，这只是列出了几个杰出人物。这同样适用于社会学领域里的研究。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你会被告知这个领域的问题和议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熟悉社会学分析的理论 and 历史。在这个努力中的某点上，学生（学者）发现：的确可以依据学术传统（在其框架中）来反省这些问题和议题，而且，正是依据这个学术传统才构成这个学科，这两者发生了融合。你也会认识到你自己的理智努力能够与这个被认可的研究传统相互促进，而这些都是源自你所能不断地求助的那一类永恒的、不断深化和丰富的资源和遗产。

原则上来讲，研究宗教也有同样的理智期望。当然，宗教学有其自己的探究流派、学术模式和探究传统。就像其他领域和学科一样，宗教学有自己的流派、运动和杰出的理论家。但是，宗教学是一个相对新的学科领域，就其理性的性质来说，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当然，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者都会赞同：马克斯·缪勒、詹姆斯·弗雷泽、埃米尔·涂尔干、马克斯·韦伯、鲁道夫·奥托，这些人的理论和其他名家的理论在整体上是有关联的。他们每个人

都对宗教本质提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评注和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几乎所有这些理论家——特别是那些 19 世纪和 20 世纪早期的理论家——都在理智上植根于其他领域和学科。他们很少从相同的切入点或基于相同的立场而进入宗教学领地。如果要问他们，他们很少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宗教学领域的学者。事实上，认为宗教学的主要贡献和根本发现是由那些自认为是其他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所做出的，这是可以讨论的。这些其他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神学和理智感兴趣的其他领域。然而，方法论方面的事实却表明了这些领域在宗教学构成中和形成自己特性上是不可或缺的。

集体理智探索，除非展示出一种次级的传统，否则，是不能被归类为一个领域或学科的。这种次级传统，我们是指一种与基础流派、处理方法、学术传统相匹配的解释，并且，更有意义的则是一种共同拥有的将所有这些构成要素都相互关联起来的方法的鲜活记忆。宗教学就拥有这种次等传统，并且，它现在还依然依赖这种它所曾经采用的这些理智上的指引和它所曾经汲取的资源。尽管如此，就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宗教学的次级传统并不被认为是出现在交流和传递中的一个清晰的、持续的、自我维持的直线。然而，无论对这个次级传统的认同、恢复或使其流行起来有多么困难，在研究中有这个次级传统的感觉或意识，却是在这个学术领域正在进行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工作所绝对必需的。

这个领域中的那些研究者，只有当他们知道如何组织自己的那些具有独创性的文本以及利用已有的探究模式和方法时，才能够形成有助益的自我意识。在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只有在理智上与其过去的叙述传统相关联时，才能够通晓其运作方式。

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你在学术领域中所从事的东西依赖于你所处的位置。你所处位置会全面地影响你的发现。而且，你所处的位置和你的发现是内含着你的学术意向的。在更为全面的意义来说，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这个学科—领域的构思方式。并且，还会有助于确定这个学科操作层面的阐释。

这个学科—领域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更进一步受到方法论兴趣和意向多样性的影响，而且，这些兴趣和意向也是非常适用于探究这个领域的。例如，某些探究方法，只是用来描述现象，而另外的方法，则声称能超越“仅仅是描述”，并且，它们还从事宗教的比较和对比。而另外方法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描述、比较和对比，更是系统化和综合。这就是说，这就要构思如何构建一个思想的整合体系，或者是思考去创建促发理智的一致性的可能性。

当在这些不同方法论意向上再加上一个说服目标，那么，就会进一步扩展

xvi 这种复杂性。学者们从事描述、比较和对比、分析和综合理智活动，有时候，是为了维护学科的正当性，或是为了表明其有用性，或是为了证实它，或者是相反，使其能够解释得通；有时候，是为了赞许，或是表现这个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诚然，学者们这些具有说服意向的例子并不总是以清晰和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暗含在次级传统所采用的独特形式中。这种因素也在宗教学的形成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回到我们前面段落所提出的研究结果：为了使宗教学具有最根本的形式结构，针对这个学科主题，只能提出一定数量的基础的或根本的问题。那么，可以理解的就是，这个次级传统要通过提出几个探寻模式而被构建出来，这几个模式的提出和设计都是为了有助于回答这些根本问题。实际上，对任何学科都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它们不是专属宗教学的。这些问题包括：它是什么（What is it）？它是怎么出现的（How did it come about or what is its source）？它是如何被描述的（How can it be described）？它的功能或目的是什么（What is its function or purpose）？它有什么重要意义（What import does it carry）？我们的任务就是分析这些针对宗教而提出的基本问题，以及辨析出这些问题及其所引出的回答在宗教学内被归类的方式。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区分出理智探究的线索，学科一领域是按照这个线索来构成的，并且，这将有助于我们使这个学科成为理智上可以理解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确定了四个基本问题和其他三个相关问题，这三个相关问题与宗教学具有相当持久的联系。四个基本问题是：（1）宗教是什么（What is religions）？（2）宗教是如何出现的（How did religion come into being）？（3）宗教是如何被描述的（How shall religion be described）？（4）宗教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What is the function or purpose of religion）？每个问题都是形式化的（formative）。每个问题都是恰当的。因为每个问题都是独特的，所以每个问题都需要有特定的回答。结果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与这里提出的问题相对应。它们单独而言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不能用它们作为其他问题的答案。并且，宗教学还具有这样的特征：这些基本问题不是一个接一个地提出的，而是整体提出来的，就某些时候而言，亦是同时。这就是要区分不同问题的关键原因。对一个学科的认知就直接在于它所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问题反映兴趣，而兴趣是对理智意向的关注和精炼的特殊方式的一种反应。对于宗教的兴趣——次级传统的证据——总是一个多项兴趣：通过多种方式来显示理智意向的关注。而且，这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宗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主题。这也保证了宗教学探究是一个动态领域。

这四个基本问题已引申出了有特色的回应、信息和知识的累积。第一个问题（宗教是什么），已经被用来定义宗教，确认其本质（nature）和实体（substance），以及分离出一个基本的核心要素。第二个问题（宗教是如何出现的），导致了要关注宗教的可能起源以及它从起源到当代的持续发展。第三个问题（宗教是如何被描述的），使我们的目标既是综合的又是描述性的。这也记述了一些对“宗教是如何被描绘的”这样问题的流行回答。接着，第四个问题（宗教的功能和目的是什么），曾被用来描述宗教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以上这些问题是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共同兴趣所在。我们也已表明，我们所赞同的全部方法将会对形成宗教学有所贡献，因为，这将有助于确认这个学科所强调的一些形式化理智主线。我们也将会看到，宗教学内的次级传统将会以并行的发展顺序接替地凸显出来。这既是不断的顺序接替，又是并行的，因为，宗教学是由多种探究方式所构成的，这些方式不仅是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之间一次、两次或者几次的来回移动，也是不间断地来回移动。因为问题的性质，我们才不断地磋商这些方式。因为，对那些永恒的问题的回答，几乎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正是这些问题才导致了回答和评注的不断积累。只有在超越了对那些问题的提问者所做出的回应的的影响之后，探究者才能感受到问题的细微差别。因此，宗教的学术研究从来都不是处于固定或封闭位置的。这是因为，问题虽既是根本的又是永恒的，而回应却是常新的和不同的。

当然，无论是在一个短的还是长的范围内，甚至，即使将这个学科限制在可以被追溯的西方理智历史叙述中，重现宗教学术研究的全部历史，亦是不可能的。然而，从一个问题到另一个问题的发展和转换，却是能够被追溯的，并且，亦能通过对某些著名的例子的引用和探索来做到。全书的章节就是依照这种方式安排的。

例如，在 20 世纪，半数的宗教学学者，都是因为不断地对宗教进行多种定义——这就是说，确定它的基本的或核心的要素——而引起注意的。从伊曼努尔·康德（甚至是勒内·笛卡尔）到较早于他们的理智传统，特征就是要通过一系列方法论上的努力来分离出宗教的必要条件（*sine que non*）或（本源，第一原则）（a first principle），就是那个有时被认为是宗教所具有的先天要素。因而，这些研究者和解释者的方法，已被修剪得适合将宗教的所有性质、特征和各个方面都缩减为被认为是绝对基础性的核心要素。目标就是分析宗教的成分，将其分解成基本构成要素，这样就能分离和确认出清晰而简单的核心要素。无论这个基本核心要素是康德的道德命令、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绝对的依赖感”，还是鲁道夫·奥托的“努秘”（Numinous）。在这几个例子中所分